

东西一概照抄，机械搬运。

我們这里曾經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对这种教条主义，我們进行过長期的斗争。但是現在，学术界也好，經濟界也好，还是有些教条主义，应当繼續做批判工作。

我們是这样提出問題的，学习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結合。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們要能够独立思考。

我們公开地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地学下去。我們公开地承認本民族的缺点，別民族的优点。要向外国学习，就要認真地学习外国文字，有可能最好多懂得几国的文字。

我認為，我們中国有兩条缺点，同时又是兩条优点。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帝国主义压迫，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翹不起尾巴，驕傲不起来。但是，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有点过分，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門寺的賈桂一样，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勁，要把我国人民的自信心提高起来，要象孟子所說的“說大人則藐之”，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所謂“藐視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我們的方針是，一切外国人的長处都学，政治、經濟、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

第二，我們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沒有无产阶级政党，革命也失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輪不到我們来驕傲。当然，我們比起其他

一些殖民地国家來說，革命先胜利了一步，也要防止驕傲。

前面這兩点，是缺点，也是好处。我曾經說過，我們穷得很，又是知識不多，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沒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算那么发达。“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学水平不高。穷則思变，才要革命，才要发奋图強。一張白紙，正好写字。当然，我是就大概而言。我国的劳动人民有丰富的智慧，而且已經有一批不錯的科学家，不是說都沒有知識。

一穷二白，使我們的尾巴翹不起来。即使將來工农业有很大发展了，科学文化水平大为提高了，我們也還是要把谦遜謹慎的态度保持下去，不要把尾巴翹起来。还是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講了十点。总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因素，間接的因素，直接的积极因素，間接的积极因素，为建設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进一步加強和巩固社会主义陣營，为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而奋斗！

紀念孙中山先生

— 在孙中山先生誕辰九十周年
紀念大会上的講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紀念他在中國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鮮明的中国革命民

主派立場，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銳的斗争。他在這一場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偉績。

紀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偉績。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給我們許多有益的东西。

現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繼承者。

我們完成了孙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們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要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紀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強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較大的貢獻。而这种貢獻，在过去一个長时期內，則是太少了。这使我們感到惭愧。

但是要謙虛。不但現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消灭大國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謙虛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种宏偉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況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虛心的。

（孫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偉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更坦率地加以說明）使人理解着不可以责求于前人）

在全国工商联三屆一次委員會部分代表座談会上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由于我對經濟是外行，我就講一些外行話。你們提出很多問題，很好，对我帮助很大。虽然時間不長，我已听到一些問題。昨天我找了正副主任开会，听到了一些，了解了一些情況，詳細的你們開會討論。陳云、×××副总理還要給你們作報告。你們要解決的問題，政府要和你們商量，協商一個办法，凡能解决的，恩要解决的。我還沒有研究過，有些問題還不能解答，你們把問題都提出来，政府來研究，陳云副总理考慮着解决一些能解决的問題。）

我看工商界这个时期以来，公私合营以后，有很大进步。我們感覺比过去更熟悉了，更加靠攏了。公私合营以后，資本家只剩下定息問題，在社会上的名譽也不同了，并且學習的热情很高，學習政治，學習時事，學習技术和管理方法。聽說各地都办了講習班，每个城市几百人，上海一期几千人，二期就几万人，这都是很大的爱国主义，我們民族

工商界的学习热潮。他們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學經濟，學本領，大中小都愿意学习。

对資本家有大中小，我对資本家的看法和要求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認為改造很困难，你們自己也料不到这样快，学习高潮这样高。你們开展不开展自我批評？（答：开展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許多人做了檢討，这个办法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我們也想在民主党派中推行这个办法，但是沒有开展得很好。最近民建的會議，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这是人民内部解决問題的方法，提出意見，提出要求，解决問題，达到團結。

我們兩次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过去了，沒有問題了，現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但是還沒有最后完成，还有很多問題。象农业合作化問題、手工业合作化問題、公私合营問題。就是將來全部改造完成的話，还是有許多問題，問題是层出不穷的。所謂問題，就是矛盾，就是不協調，就是不平衡。生活問題，工作問題，国内外問題，总是矛盾，是充滿了矛盾的。从前有人問：俄国为什么出了一个貝利亞？后来斯大林也犯了錯誤，中国出了高崗，香港也鬧其事，还有波蘭、匈牙利、苏伊士运河問題，世界上問題多得很。我們今天提的問題还是一个类型，是工商界的問題，大中小的問題。

我現在來談時局。

你們看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你們有沒有吊桶？是不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社会主义恐怕搞不成呢？社会主义阵营要崩溃吧？我看就是崩溃，也沒有大事，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我看是不会崩溃的，崩溃不了的。社会主义陣

營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針是正確的。現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針，說：“不要靠在一起”，還認為可以采取中間路綫的地位，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間，作个橋樑，就是南斯拉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兩邊拿錢，这里边也拿，那里边也拿。这样做法好不好呢？我認為站在中間，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不利。因为一边是強大的帝国主义，我們中国是長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如果站在苏联美國之間，看起来是很好的，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靠不住的，他会給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給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能給我們吃飽呢？不会給你吃飽的，帝国主义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压迫的。印度受压迫二百多年，从来不給他們吃饱过。帝国主义是一毛不拔的。帝国主义就是英國、美国、法国、荷蘭这些国家，就是八国联軍，燒了我們的圓明園，割了我們的香港、台灣，而香港是我們中国的，为什么要割走呢？万隆會議为什么能够團結亞非国家？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存心压迫人家，这个帝国主义是美国。拉丁美洲的人到了中国对我们很亲热。我今天还会見了一个巴西的代表。巴西是一个大国，有六千万人口，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巴西一直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那些幻想处在苏美英之間作橋樑，有所得利，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我們大工厂還不会設計。現在誰来替我們設計大工厂？例如化学工业、鋼鐵工业、石油工业、坦克、飞机、汽車工业，誰替我們設計的？英國从来没有替印度設計过，最近因为苏联替印度設計了一个鋼鐵工厂，英國跟着也設計了一个，美國也設計了一个。他們为了爭取印度，才替它設計的。印度第一碱厂，是我們中国工程师侯德榜先生替他們設計的。帝国主义要保守

祕魯沒有這個帝国主義偽義的譏評過。在民族黨派、先覺派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宗教界、工商界的意願里，還有一部分無產階級中，還幻想美國會幫助我們，英國會幫助我們。我們大家要好好的宣傳一下，究竟一邊倒對不對？我們中邊倒邊和蘇聯在一起，我們的一邊倒是平等的。我們本感覺有波蘭、匈牙利所發生的問題。我們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不是梗搬蘇聯經驗的，硬搬蘇聯經驗是錯誤的。對工商業改造和農業合作化就與蘇聯不同，他們農業合作化後九年是減產的，我們農業合作化是增產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者改造，不僅所有的人包下來，作為階級是消滅了，作為人都包不來。工商界不是國家的負擔，而是一筆財富收入，過去曾經起了积极作用。他們在經濟上是現代化的，不是半工業的。在政治上反對帝國主義，所以有兩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權建立以來和政府合作，企業又公私合營了。這些好事不能說資產階級對我們沒有用，而是有用的，很有用的。並人對這一點不太了解，因為他們在工商界裏並沒有資本家是有爭議的。我們應該對工人說清楚，特別是工商界學習高潮以來，你們願意學習，工人對你們會改變觀感的。對資本家要宣傳把個人事情和國家事情聯繫起來，提倡愛國主義，總之要想到國家的事。河北省合作化，過去的口號是“要發家，種棉花”，結果大家只管家。後來覺得這個口號提得不好，改為“愛國發家，多種棉花”並就把家和國家聯繫起來了。你們現在也要把家庭和國家聯繫起來，這個國家你們也有份的。我們的國家是窮國，而且窮得很，今年只有四百五十萬噸鋼，明年才有五百萬噸鋼，日本是七百萬噸鋼，我們要趕上日本，要第三個五年計劃，才達到一千萬噸鋼。

你們這個會的中心是討論你們的事情，同時也要聯繫國家的事，回去宣傳教育時也要聯繩到國家的事情。我們要几千万噸、几万万吨鋼，要隔几十年、几百年。我們要提倡愛國主義。為什麼要搞公私合營，要搞社會主義？就是為了便於把國家發展起來，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發展國家的經濟文化，使國家獨立。我們在經濟上還是不獨立的，大的機器不能做，小的精密的也不能做，只能做中型的。飛機還剛剛開始生產，汽車還剛剛開始生產。什麼國家替我們設計的呢？是蘇聯。我們應該和蘇聯合作。我們的國家裏沒有象波蘭、匈牙利那樣的反蘇潮流、反蘇情緒，工商界中也沒有，青年學生中也沒有。學生百分之七十是資產階級和地主子弟，我們要團結教育他們。因為是你們的子弟，解決你們的問題，對他們有影響。入學入團，助學金問題，戴紅領巾問題，青年團要解決這個問題。補助金問題，應該看學習和家庭來決定的。大的不要補助，中小的寒微的就應該補助。入團入党都應以此為標準，在中國是完全可以實行的。顏色不一，思想不一，還有兩面性，有先進一面，有落后面，是符合事實的。因此有一個任務，就是學習。如果都是好的，那麼每個人都是孔夫子了。如果每個在街上跑過的人都是聖人，蔣介石、希特勒都在街上跑過的也是聖人嗎？侵略埃及的人、特務分子也是聖人嗎？人是有所不同的。整個講資本家是愛國的，但是有缺點，有正面的東西，也有側面的因素，因此有學習的任務，否則就不要學習了，變成聖人了。康有為自己說，他三十歲以前做文章很能發揮，三十歲以後學到了頂點，他後來變成復辟，不是沒有理由的。一個人不要滿足，七十歲、八十年，還是有很多不知道的東西，世界

上的事情还有很多不知道，我們要加紧學習。陳叔老，你是翰林，你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諸子百家，三教九流，你是不是都精通的？你是翰林，我是不行的，我連秀才都不是，知道得很少。我們要承認自己的缺點，是有好处的。你們中間有秀才，有舉人，就要來一個學習任務。

匈牙利事件出得好，還是出得不好呢？既然有問題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謄包總要出謄。那些國家的工作沒有做好，一概仿效蘇聯的辦法，沒有照顧到具體情況，出了毛病。因此得出一條教訓，我們要根據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要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起來辦事。我們提學習蘇聯經驗的口號，從來沒有提過學習他們落後的經驗。他們有沒有落後的經驗？有的，例如肅反工作，他們是公安部門搞的，我們是機關學校來搞的，是地方黨委來領導的，不是由公安部門負主要責任的。我們是全體動員，大張旗鼓地搞的，他們是神祕地搞的。民主黨派自己去搞。現在是不是有人怕搞肅反？是不是搞到自己頭上？你們有你們的苦，工人有工人的苦。政府要聽兩方面的意見。你們有就業問題，工人也有就業問題。你們有失業的問題未解決，工人也有失業的問題未解決。匈牙利事件證明，他們國家裏面藏了許多反革命分子，成立了反革命的司令部，早幾個月以前就在布置了，和外國也有勾結的。中國完全不同，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肅清了，工商界也一樣，只有個別的。關於過去與國民黨有勾結，有往來，特別是大的，不勾結不行，那個不算。我們黨也與國民黨有過勾結，我以社會賢達的身份當過參議員，我到重慶去參加過會。過去進過國民黨、三青團，講一講就行了，可以不算。所謂反革命分子，有現行活動。如果是現行犯，

不管是那個階級都不行。我想是很少的。現在工商聯比較干淨了，現在的工商界不是以前的工商界了，反革命分子少了，可以告訴大家放心，個別的是例外。在我們國家裏面，匈牙利事件是不会發生的。從去年潘漢年、胡風事件以來，到今年審查了四百多萬人，搞出了十六萬嫌疑分子，查出了確實隱藏的只有三萬八千人是反革命分子，只占百分之一點二。過去估計只占百分之五左右，是估計不对，是主觀的，不符合客觀事實。實際上機關學校只有百分之一多一點，社會上更少了。這是細菌微生物，不把它去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裏面祕密搗亂，搞清了也教育了廣大的人。其餘十二萬多人，宣布無罪，搞錯了，我們賠禮道歉。那三萬多人，一個不殺，大約百分之一勞改，其餘的人都在原單位工作。今年又布置了×××人的清理，方法更講究。還剩下四百萬人要清理。主要工廠、私營企業現在不清，免得驚動大家，大家放心，將來清理要你們參加的，工商聯、民建和共產黨城市組織都要參加，一道去清理，仍是對個別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不能牽涉到過去和國民黨有過關係的，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的不算，過去做壞事後來做好事的也不算。今天講的是政治問題，你們關心的是經濟問題，恐怕你們就聽不進去。總的來說，中國和外國的形勢是好的。匈牙利的事情基本上解決了，但是亂子還會有的，世界上還會出亂子的。不要認為出了高崗，出了貝利亞，斯大林犯了錯誤就了不起，匈牙利事情了不起，大家都可以睡得着覺。十月十日香港的人有些睡不着覺，過去幾天就睡着了。你們有意見說政府幫助不夠，你們可以提出來，我們可以多幫一些忙。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都摸熟了，我們就是這些人，

是跟人民商量辦事，是跟工人、农民、資本家、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商量政府。不是扳起面孔教訓人的，不是意見提得不对就給他一棒子，打得他头向下，脚朝天。我們叫人民政府，你們有意見尽可講，我們不會借故整人。

你們关心大中小問題如何解决，定息問題如何解决。大中小应分阶层。我現在提一点意見，是否对，請你們考慮。把小的占到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不划入資產階級範圍內，叫做上层小資產階級，过去这样搞过。象医生帶兩三个徒弟也是小資產階級。漁民、船民雇用十几个人的也不叫資產階級。在土改当中，有种小土地出租者，不叫地主，这样就使几万人得到好处，对于这頂帽子他們很感兴趣。資本家代理人或定息少的，如果不愿意干要老保，可以把他們划出来，不是今年，是明年、后年划出来，以免使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要定息，使百分之十的人过不去。剩下来的就是所謂大的。照經濟學來說，美国也是这样做法，三十人以上就算大工厂。二十人以下、十五人以下的願意放棄就放棄，不愿意放棄就叫他拿下去。关于定息的時間問題大家很关心，有一个原則，就是要解决問題，不要損害他們的利益，特別是不要損害大的利益。还是大的对国計民生作用大？还是小的对国計民生作用大？小的人数多，占百分之九十，但他們的經濟不决定國家的經濟生活，对国民經濟作用大的还是大的。你們說主席專門照顧大資本家，不照顧小的，是不是右傾机会主义？你們分析一下，是不是照顧小的。小的人数多，不注意安排是錯誤的，要替他們解决各方面的問題。大的因为他們就是大，沒有別的，一个大的抵几千万个小的。我們党

对資本家也有过中小路綫，例如統戰部。这个路綫应当承認是不对的。中小必然照顧，現在把他們放在小資產階級範圍里来解决。农民是小資產階級，是乡村的小資產階級。城市也有小資產階級，現在小的定息只有几包香烟的就是小資產階級，資方代理人也划过来。公私合营，国有化，大的国家意义很大。沒有工业，我們就不能活，沒有农业，我們就沒有飯吃。不把大資本家很好照顧，百分之九十都摘了帽子，剩下的只有几个，面子上不光采。別的都是紅色的，我們还是白色的，就不好看。

定息問題到底多少時間，中共中央談过，時間太短不好。贖买就真正贖买，不是欺騙的，花不了多少錢。有人問究竟还有多少年？“八大”文件里已有这个意思，还要和你們商量，可以不可以解决問題。小的会反对的，工人会反对的，工人會說太便宜了資本家。照工人的道理馬上取消。中、小的搞一、二年就行了。为什么这样長？有兩個抵触，第一是工人，第二是百分之九十的中小，他們眼睛都紅了，你們的生活好。这个就要說服，要贖买就贖买到底，不要半贖买半沒收。中国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重性，有革命的一面。但实际本錢不大，工业私股只有十七亿，折合美金七亿不到，只有一点儿，我們国家怎么会不受欺侮呢？帝国主义欺負我們是有道理的。民族資本只有这一点点，要贖买就全部贖买，不要省这个錢。要說服工人，不要損害大資本家的利益，对整个国家是有利的。不要吝惜几个錢，不要虎头蛇尾，有始无終。我們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計劃。你們看怎么样？人还有个尾巴痕迹。七年是虎头虎身，如果還不能解决問題，还可以拖一拖，还可以再拖到第三个五年計

划，只要人情講得過去。中小人數很多，要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大資本家人少，但他們的資本大，比中小作用來得大，所以中小路線是不對的，應該是大中小路線。民建是大的路線，以大的為主是對的。工商聯大會代表中小占多數，要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同時要向他們說明，不要損害大的利益，因為大的對國民經濟起很大作用。損害他們的利益對工人、農民，對國家，中小都不見得有利。中小的利益是儘早摘帽子，大的想拖長。你們可以各搞各的，要早摘就早摘，老虎頭身七年，中小願意拿還可以拿，這樣散還可以不可以？現在沒有法律規定，大家可以商量，到了七年如果不能解決問題，再拖一個尾巴也可以，因為老虎總是有尾巴的。我們第一個要照顧到工人的利益，資本主義工業有一百六十萬工人，資本主義商業也有九十万店員，合起來二百五十萬，還牽涉到國營的工人、店員，他們會不贊成的。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黨是有矛盾的。是否有右傾機會主義？是不是變成了資本家的黨？要對他們說明，這對整個民族是有利的，對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中小工商業者都是有利的。這個“利”他們一時是不懂的。大學生百分之七十是資產階級的子弟，他們是不要繼承權，但是對於政府這樣對待資本家，他們是會滿意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少數民族上層領袖、宗教界是會同意的，很快的取消定息，他們會不滿意的。還有外國人，外國人到中國都到上海看看榮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幾部汽車，一部還是兩部，房里有沒有鋼琴。法國有个資本家看過以後說，只要法國共產黨這樣做，他就放心了。對亞非國家和西歐一些國家影響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沒有好處的，而會損失很大，實際上沒有几

個錢，一年只有一億二千五百万，有人說只有一億一千万，七年共計八亿。這個錢沒有送給日本人、美國人，是送給中國人的。總之，“肥水不落別人田”，是“楚馬楚得”，是國家的購買力，也是公債抵消的對象，還可以開工廠，從各方面可以考慮。你們會議代表中小占多數，就要解決的說明問題啦，對中小要說明道理，要中小的代表負責說，大的不好說。如果大的說出幾個好處，說要七年，這是不好說的。要××、×××副總理去說，在座的代表中小的也要去說人家共產黨是不是要取消大的定息。榮毅仁先生的資本要抵到一個半的北京，大家都看着他。全國十萬多資本家，大約大的只有几千戶人家，只看這几千戶，不看那十二萬中小戶的。我們要整大的很容易，來一個高潮，敲鑼打鼓就敲掉了。中小摘帽子不要一陣風，不要登報，一登報就來了，不搞高潮。這次會議如果報導，只說工商聯、民建會代表團長都參加了，我講了國內外的政治，作了分析，對經濟問題也講了些話，內容不要講了。如果內容宣布了，工人和中小都要罵我。共產黨就是要共產的，那有不共產之理。人家說共產黨三頭六臂很凶，實際上我們只有一個頭，兩只手，我們做事要“順乎天理，合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人民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堅決行之，則未有不成功者也。”這是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先生說的。我們兩次革命就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工作，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革命都是為建設扫清道路，都是方法問題。要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加以改變，把政府、意識形態、法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這些上層建築加以改變，但是還沒有解決基本問題，目的不在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

产关系，目的在于发展生产。七年来发展了一些，但是很少，吹牛可吹半天，实际上只有四百万吨钢，明年只有五百万吨，再五年只有一千多万吨，在我們国家六亿人口不算事，比日本、法国可以超过，但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請大家把目标轉向这个方面。陈云同志看到一个瑞典朋友，瑞典只有几百万人口，每人平均有二吨钢。照他們人口算，要几万万吨，美国現只有一万万吨，要达到瑞典的数字要超过美国几倍，所以过去搞民主革命，現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工商联开会，民建开会，大家学习什么呢？就是为达到这个目的，几万万吨钢，还要办学校，收音机都要。全国一切人民，至少要初中毕业，再过多少年，扫马路、厨师、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大学生，要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一切工作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該打，就是因为他一件好事也沒有干，二十年才搞了五万吨钢。我們八年（算到明年），就有五百万吨钢，他是心不在焉。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导这一千多万人向着生产方向，再几十年功夫，才能在文化上翻身。所以我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今年一月里，在最高国务會議上，我說过社会主义革命大約再过三年左右可以基本完成，这句話引起了很大波动。有人说这样快嗎？“大約”、“基本”、“左右”，我用了这么多的形容詞。什么是“基本”上呢？就是指公私合营还没有取消定息，还有一个尾巴。全部完成就是取消定息。我認為时间定的長一些，早一点完成是好的。全行业合营誰也沒料到这样快。現在国有化就不这样快了，快了对国家对民族不利。我們照顧大資本家，对整个民族有利，花的錢不多，講的話要算数。可以影响外国的资本主义，对改造世界

資本家有利。尼赫魯、苏加諾、吳努以及法国资本家百代公司都在看我們，看榮毅仁……。現在的情况和我春天講話是一致的，我只是講“基本”上，那是指公私合营，全部完成还要七年，除了今年，还要六年。国内各方面都要照顧。对資产阶级、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工商业者、手工业、机关学校、工作人員講清楚，不了解是不好的。

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汇集）

（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思想斗争問題

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对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要有說服力，不是簡單罵几句，如果簡單粗暴，則歪风越刮越大。

今年五月人代会，六月政协會，怪議論一定会多，一个是法制，一个是农民苦，一个是沒肉吃。总的是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要准备打这兩仗，在座的代表要出馬參战，每人准备一篇，要有分析。

同小資产阶级特別是富裕中农思想作斗争，要反复斗争多少年。富裕中农的影响很大，特別厉害，应当注意。

光搞事务工作，不搞思想工作，就会鬧乱子。

每个省要有一、二个馬克思，一、二个魯迅。你們應該寫文章，六十岁以下的都應該寫。

每个省要培养理論家。現在有培养唱戏的，画画的，沒有培养搞理論的，这也是个体制問題。你們靠中央，中央并没有不讓你們搞。

(二) 鬧 事 問 題

对鬧事怕不怕？我看还是不怕，鬧更多的事也不怕，年年会鬧事，以后会更多，怕有何用？矛盾要揭露，問題才能解决。社会是对立的統一。教授、学生与我們总会有矛盾，总会有吵架。再过二十年，老的死了，新的还会有問題。苏联革命四十年，还有鬧事。工厂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地主、富农、資本家出身的，大学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資本家出身的。他們鬧事不要怕，鬧到北京来也不要怕。應該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采取消极态度。格罗从南斯拉夫回到布达佩斯罵羣众，一下丧失威信，被轟下台。要准备出大事，可能就不会出大事。出了事要采取积极态度，正确办法，爭取分化。有本領的人，就是要在波茲南、匈牙利那样的情况下，搞出一个局面来。

但愿天下太平，但要放在最坏的方面，准备出大事，我們从延安来，准备再回延安。过去沒有看过梅蘭芳的戏，現在看了七年，第八年准备回延安，无非是打原子弹，打世界大战，犯錯誤，出匈牙利事件，只要思想上从坏的方面作准备，一切不怕。不准备，就会哭鼻子。七大提出十七条，“赤地千里”。現在六亿人口的国家出点事算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可奈何。

罢工、罢課、請愿，宪法上有的規定了，有的也未禁止。因此，第一，不要提倡，第二，不管合理不合理，

要罢工請愿，就讓他罢工請愿。提的合理要糾正，提的不合理要解釋。教授要发議論讓他发，以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为好，不要一棍子打死。如果只是一味迁就，又会变成納吉。

小資产阶级想專政，把你搞下来他專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开羣众大会、演講会、辯論会，展开爭論，看誰胜利。但事前要做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沒法办。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讓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們爭取大家，大家認為臭，他就被孤立了。

不要怕鬧，鬧的越大越長越好。七鬧八鬧总会鬧出名堂来的，可以弄清是非。不管怎样鬧，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全国大鬧不可能。那里有膿包，有細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鬧事，年終結賬，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就算工作做好了。

对鬧社要开县、区委書記會議作准备，区委書記、区長以上要有精神准备。光太平无事，消极怕鬧，結果鬧起来了，被动，先思想麻痺，后事事答应。

不打問題不能解决，矛盾要經過斗争解决。××回民杀牛受限制，起来打干部，一打就解决了。打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的，也是好的。有膿总得放掉。

对于坏人的处理，一律开除好不好？我看不要急于开除，也不要杀掉（反革命刑事犯例外），要利用他做工作，把他当作政治教材，剥夺得的政治資本。簡單處理就是思想上不承認对立统一。

对于肖軍、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

对学校鬧事的党员，討論清楚再开除党籍，不要急于开除党籍，也不能开除出校。

陝西关于工人成分的調查很好。匈牙利沒有調查，乱子出来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鑑于这个教訓，必須把工人成分摸清楚，了解可靠的、中間的、有問題的各有多少。現在調查，可靠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要增加工人的比重，过三个五年計劃就可能逐渐改变这种情況。大学生成分再过二十年才能改变，現在招許多工人、农民住大学还办不到。

苏共二十次大會，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痛快得很，現在斯大林又活过来。搖过去是本心，搖过来不是本心。帝国主义一棍子，社会主义几棍子，又搖过来，开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不說不是本心。

(三) 哲 學 問 題

懂得分析，就是懂得辯証法。列寧說：“可以把辯証法簡要地確定為關於对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証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又說：“对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平衡是暫時的，不斷地在破壞，有的几天、几个月就被破壞了，剛平衡，馬上又不平衡。統一者即是一致、同一，合一。黨內有意見，開個會統一了，過兩个月，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又開會。实事求是和主觀主義是對立統一的，一万年以後，還會有主觀主義。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對立統一的，辯証法和形而上學是對立統一的。哲學永遠有斗争，講哲學就要作斗争。有人講哲學只講一面，百花齊放只講放香花，不講除毒草。我們承認社會主義有對立的東西，斯大林就有形而上學、主觀主義。蘇聯不承認有對立，法律上不允許，實際上許多錯誤的東西，都在社會主義的幌子下面掩蓋着。

列寧認為單講唯物主義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就要和唯心主義作斗争。要斗争就要研究唯心主义。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就是研究了資本主义的东西斗争出来的。

哲學領域是兩個對立的東西在斗争：世界觀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斗争，方法論是辯証法和形而上學斗争。我們與蔣介石是對立統一，與民主人士也是對立統一。各種事物有矛盾的兩個側面的联系。斯大林在辯証法上有錯誤。“否定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了資本主义，但他不承認社會主義會被否定。我們認為天下是穩定的，又是不穩定的。社會主義有一天也會消亡。如果說有一個社會上層建築不會死亡，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同宗教一樣了。

(四) 农 村 問 題

丰收很重要。苏联去年丰收，許多情况好办了。我們有了一年的經驗，今年要來个丰收年。如果今年大家努力丰收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意义很大。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創举，历史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都減产，我們一九五六年增产不大，一九五七年要大增一下。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增加收入是个目标，看三、四年能否达到。湖北是丰收，还有百分之十五的社員沒有增加收

人。應該向黨政軍民講清楚：合作化只有十年到二十年的历史，我們搞了四五年革命還犯錯誤；國家只有一年多的歷史，為什麼不犯錯誤呢？要有五年歷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鄉社員增加收入是可能辦到的。

“農民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生活苦，籠統地說農民苦是不对的，要有分析。所謂農民痛苦，就是富裕中农敵人減少了，有一部分老干部家里富了，反映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思想。”

“四十條在去年黨代表大會上討論過，宣傳一下。亩产四、五、八百斤，爭取提前一年完成。十二年計劃十一年完成。”

“三腳難踢。辦事有三折，今年完了才一折，要三個五年計劃才办好。”

“自古以來，凡是先进的東西，一开始沒有不挨罵的，进化論、馬克思、孫中山、共產黨都挨過罵。一万年以後，先进的東西還會挨罵。”

“只要有一个合作社有优越性，就可以駁倒一切胡說，以此作宣傳。”

(五) 經濟問題

“化肥肥料各自自己開。”

“要注意搞糧食而不搞糧食很危險。有了糧食就有一切。要工、要課也有飯吃，工作不會失亂。油料和瘦肉由合作社包干，國家只要不給。收來糧食也是這樣（經濟作物區除外）。國家只管統購，不管農村統銷，社包社，隊包隊。管。”

兩年后不是與民爭糧，而是怕國家不買，只要統購，不要統銷，湖北孝感縣現在情況就是如此。

新工矿区要開國營農場，解決糧、油、肉、菜等問題。

大的工厂是必要的，但不要太多。小的更是必要的，不怕多，人都是由小長大的。小的要以有原料和銷路為原則，大的要以國力有多大則搞多少為原則。

(六) 學校問題

初中要加農業課。

各省、市委要派幹部加強學校，把學校抓起來，整個文教工作都應如此。

省委、地委、縣委同志要分批分片向學生進行教育。

各省開一次學生代表大會、教師代表大會，一年一次，先準備好。一天報告，三天討論，解決問題。對學生工作沒有安排，應當安排。一年開一、二次會，講一、二次話。要注意發現問題，不要等問題大暴露了再解決，現在管好了。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就是這些單位。

(七) 文學藝術問題

百家爭鳴有好处，讓那些牛頭蛇身鬼子王八都出來。各省要注意，對重大的成熟問題，以一個人為主，組織些人寫文章，準備一個月寫一篇，把邪氣壓下去。

种牛痘可以产生免疫力（給你身體內部埋點對立物），为什么文學藝術不可以种牛痘？

宣傳部一、二個月召集記者談一、二次，兩個月談一次也可以，現在是一年談不上一次。

(八) 干 部 問 題

干部尽往上提，提上来又沒事儿做，我們在这个問題上犯了錯誤。現在只准下放，不准上提，領導机关人越少越好，无非是写文章，打電話。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由少数人組成国家，五亿人統統变成国家哪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蒼蒼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蒼蒼的当一世工人、农民？不是不提拔，死了的就得补。

极端民主，极端平均，总是不行的，顏淵沒有評級是第二級聖人。

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要調整一下，县委委员中可以外来与本地各一半。

(九) 領 导 問 題

中央委員、省委書記、部長每年都要到工厂、农村去跑一跑，了解情况，才不变成拉科西。

省委書記、县委書記对各部看到等于沒有看到一样，往工厂、合作社里鑽。

真正的知識出在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越到上面越沒有东西。要解决問題，一是要下去，二是調人上来汇报。北京这个地方不好，搞不到很多知識，省里好一点。一定要下去，工业部長下工厂，农村部長跑农村。

中央委員、部長、省委書記，每人一年一定要有一些時間下乡，研究問題，搞一个县、一个乡，兩个月可以搞清楚，兩个月不看电报还能看懂，現在听说大家都下不去了，

机关里事情多了。

省委書記可以兼一个县（市）委書記，把原来的县（市）委書記压成第二書記。省委書記下去了，地、县委書記也会下去。市委書記可以兼厂長、校長、党委書記。这样，就可以深入实际，吸收知識。

区委書記會議，一年开兩次好，逼得你研究問題。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包括北京在內），一定要嗅一嗅。

各省要注意：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农村依靠貧农，学校依靠左翼。总要有个依靠的。

省、市委书记會議總結

(一九五七年一月)

都是老話。成績要有足够的估計，夸大不行，过低估計要犯錯誤，甚至犯大錯誤。……

去年一年，成績是基本的。这个問題二中全会已經解决了。但民主人士和一部分同志的看法还有問題，認為錯誤缺点不少，所以有再講的必要。不足够估計成績，合作社就有泄气之势。

我們历来的方針，贊成公共食堂，不另起爐灶，但要管飯。一九四六年重庆大公报王芸生寫社論說：不要另起爐灶。我說“蔣委員長”要管飯才行，但“蔣委員長”不管飯。現在我們管事了，我們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把各党各派、民主人士都包起来，把国民党的人也包起来，这是为了調動

一切积极因素建設社会主义。这是一条战略方針，这条方針比較好，亂子出得少。統購統銷，就是把六亿人口的飯都管起来，乡村缺糧戶、城市无糧戶都管，反革命也給一份飯，人長了腸胃就要吃飯。苏联办法不是这样，不是都給供应。統籌兼顧，学生也不可能都进大学，但要都給适当安排，或补习，或到农村去，或去边疆，或給救济。这个思想要在不清楚的同志中說清楚，不能把人餓死，所有人都要給以安排，这一方針亂子少。

想尽一切办法搞增产节约，解决困难。想尽办法，困难可以解决。这点困难沒有什么，比長征过草地好得多。草地沒有房子，只有空气。过了大渡河后何处走，千方百計地想办法。現在沒有想出几方几計来，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是一千方，九十九計加一計是百計。

国际問題。艾森豪威尔給蒋介石的信，先潑冷水，后打气。要蔣冷靜，不要冲动。希望寄托在我們內部出亂子上。

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这是一个怪事件。出了納賽尔，要收回运河，艾登出了兵。英國資產阶级老于世故，老奸巨滑，出这样亂子不多，这次艾登冲昏头脑，犯了錯誤，把中东給了美国。主要矛盾在美国，不在納賽尔。文章都是美国对付英国的，美国想把中东夺过去。世界的矛盾基本的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帝国主义借口反苏反共争夺近非中东。兩派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国，第二是英法。殖民地出了一股民族独立运动。美国对日本、台灣是用武的，对中东是有文有武。他們鬧对我们有利。

我們是“保守主义”、“右傾机会主义”，把六亿人口

霸起来，易北河、三八綫、十七度綫一步不讓，出了这个界限，讓他們去鬧。但我們可講話。双方都搞顛复活动——我們之中有他們（地主、資產阶级、民主党派……要不要說勞改犯），他們里面也有我們（共产党、工人、进步人士）。消灭阶级要很長時間，資本家变成工人要几十年，基本消灭只是講大規模的斗争。苏联同志不愿意深入接触这个問題。帝国主义內部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大，利用它們的矛盾，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这是条战略方針。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迟几年跟美国建交比較有利。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一九三四年跟美国建交，經過十七年，当时美国发生經濟危机，罗斯福上台。

中东事件，苏联一封信，美国三軍下命令戒备，究竟誰怕誰？双方都怕。誰怕誰多些？我的倾向是帝国主义怕我們多一些。这样估計，如果大家一睡，三天不起，就有危險。还要看到坏的可能性，帝国主义会发瘋。

世界大战現在打起来不容易，打起来結果如何他們要考虑。我和苏加諾談，我們不急于进联合国，不急于和美国建交，使它在国际国内沒有道理，把它的政治資本剥奪干淨，使它孤立，以后总有一天会建交。一百〇一年以后建了交，它更无能为力，后悔莫及。我們的房子已經打扫干淨了，四害除了，找不到他們的朋友了，……后悔莫及。帝国主义不怀好心，战敗国不怕，主要是美国。

中蘇关系。皮总是要扯的，不要設想世界上沒有皮扯。馬克思主義就是扯皮主义，因为总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現在中蘇之間有点皮，但不大，比以前更靠攏更團結了。他們的方法与我們不一样，要等待，要做工作。党内各种意

見，對黨員也要做工作，要談話，要開會，要談心。南下渡江，蛇多，蚊子多，天熱，沒有饅頭，江是渡了，但思想沒有渡。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未入党。思想工作就是麻煩，不能怕麻煩。黨內語言不一致是常有的，開會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形勢比人強，形勢逼得蘇聯同志不能不逐步有所改變。照老樣子統治下去在國內國外都不行。二十次大會還是可以利用的。帝國主義利用，鐵托利用，我們也可以利用。我們要幫助他們，但不要忙，要慢慢來，當面講。法寶不要一次使用干淨。“利令智昏”，無非是五千万噸鋼，三億噸鐵，二千万噸石油，這點東西叫做不算數，加一倍，加十倍不算數，不過是在地球上挖了那麼一點東西。官當大了，作了第一書記，也可能昏頭昏腦，昏了要臭罵一頓。這次周當面尖銳批評，當面抬杠。十個指頭九個一致，一個指頭不一致，中央和省市也有不一致的。矛盾總會有，求同存異。

國際宣傳要壓縮一點。文工團、展覽會縮小一點夸張宣傳，把尾巴夾緊一點。

還是要學習蘇聯。他們有很多好東西可學。要有選擇地學，先進的，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學，錯誤的東西也要批判地學。三個五年計劃把他們的基本東西學到手。對別的國家也要學。周出去的口號是找和平，找朋友，找知識。找知識要到處找，單找一個地方太單調了。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是對的。真理是同錯誤鬥爭發展起來的。美是同丑作比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善事善人是同惡事惡人作比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比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唯物主義是同唯心主義作比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

起來的。許多人恨蔣介石，但蔣介石是個什麼王八蛋，大家不知道，所以要出蔣介石全集，還出孫中山全集、康有為全集。禁止人們同丑惡、同謬誤、同唯心主義、同形而上学見面是很危險的政策，這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思想硬化，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台戲。我們共產黨人對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比較單調，因此講不出几句有說服力的話。馬恩列都不是這樣，他們都努力學習當前和歷史上各種東西，並教人們也這樣學。斯大林差些，否定德國哲學（康德、費爾巴哈），因為德國打了敗仗，也否定德國軍事學。德國古典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祖宗。斯大林實際上是形而上學，不承認對立統一。哲學詞典上是形而上學的說法。戰爭不變到和平，和平不變到戰爭，兩個東西是割斷的，沒有聯繫，不互相變化，只鬥爭，沒有統一性。列寧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特殊手段，和平是戰爭的結果，政治是和平時期的鬥爭，戰爭時期醞釀和平，和平時期醞釀戰爭。斯大林教壞許多人，他們有很多形而上學，思想硬化，因此，政治上犯錯誤。偶而有不同意見就排斥，反革命只有殺頭，誰對蘇聯有不同意見，就叫做反蘇。實際生活使斯大林不能都這樣做。斯大林不是都殺頭、都關，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殺得多，一九三八年殺得少，一九三九年殺得更少。有不同意見就殺頭行不通。我們就和斯大林有不同意見，我們要簽訂中蘇條約，他不訂；要中長路，他不給；但老虎口里的肉還是能拿出來的。

我們報上對一些有害的言論沒有反駁，登了一些不該登的文章，例如“難免論”，就可以不登。《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有個大難免論。誰願意犯錯誤？犯錯誤都是

以后才知道的，开始时总是百分之百正确，但是做的結果，总是要犯錯誤的。这是历史經驗，方針是少犯一些錯誤。報紙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有了充分的說服力再回答，沒有充分准备，不忙于回答。有些作品要十几年才能产生，如大型文学作品。有些在一个时期不可避免，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現在一放，牛鬼蛇神都出来了。过去你看不到，現在看看也无妨，不要一出来就罵，这对增产糧食棉花影响不大，也不影响財政。爱情戏演一点也可以，讓觀眾去判断，不忙禁止。

主要的占統治地位的东西，必須力爭是香花，折一把都是臭的也不好。毒草占次要地位就沒有害了。好象共产党为主，民主党派为輔一样，好象原子核与电子一样。原子核虽小，但很重，拉开原子核要几个火車头的力量。核子外圍的电子則很輕，它是自由主义的，但是沒有电子也不行。这也是对立統一的。

准备发行四十万份《参考消息》，把帝国主义資产阶级的东西发出来，替帝国主义尽义务，其目的是把非馬克思主義的东西、毒草放在同志們和党外人士的面前，使大家得到鍛煉，否則只知道馬克思主義，不知道其它东西，不好。但要加強領導。好象种牛痘，使人的身体内部作斗争，产生免疫力。看《参考消息》，搬出唯心主义，出蒋介石全集，就是种牛痘。

人民鬧事，很值得研究，这是新問題。我們过去和人民一起对敌人作斗争，我們和人民是矛盾的一个方面，敌人是矛盾的另一个方面。現在……問題就来了，人民鼓起眼睛看我們。必須准备有一小部份人民年年鬧事，只要有精神准

备，不会陷于被动。書記同祕書、部長同副部長、書記同付書記，要經常談这些問題，分析，交換意見。我的經驗，这种研究有很大益处。匈牙利事件，拉科西、格罗沒有精神准备。××县三万人鬧事，是最大貢獻，下了一道赦令，把所有地主帽子都摘掉，推翻了乡政权，这就是打了一次防疫針，种了一次牛痘。×××步步放棄陣地，毫无精神准备。××林校三百人鬧的天翻地复，无可奈何。共产党不怕蒋介石、帝国主义，怕学生鬧事，农民鬧社，这是新問題。兩种可能性，要放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如西藏不出問題，兩個可能，达賴一跑到美国，二留在印度。达賴不回来，中国大陆也不会沉。鬧事原因：我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犯了錯誤，工作方法生硬，反革命分子存在。所以要完全避免鬧事不可能，只要不犯路綫錯誤，不出全国性亂子。即使犯了路綫錯誤，全国大乱，佔了几省几县，甚至打倒北京西長安街，只要軍队巩固，我們也不会亡国，国家会更巩固。要象卡达尔一样，在国会大厦有一个月不能睡觉，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历史走回头路，反复也是可能的。辛亥革命革了皇帝，又出了皇帝。我們的制度是否最后巩固了呢？兩种可能性：也可能逐步巩固了，也可能犯錯誤出亂子。出了亂子总有英雄豪杰出来收拾局面的，最后总会巩固的。

对鬧事如何处理？鬧得对的就承認錯誤，滿足要求；鬧得不对的，不能迁就，要給以批評，爭取羣众，孤立坏人。除行兇杀人的以外，不要乱捉人。不要挫伤学生們的积极性，要逐步引导他們。要有领导艺术，他們闹，讓他們闹够，不闹够不收場，否則还会闹，不要急于开除坏人，剥夺干淨他的一切政治資本。××捉了六十人，處理簡單了。×××

鬧了事要放假，我看就是不放假，把是非鬧清楚了再放假，利用他們當教材。

對人民絕對不要輕易開槍、捉人，要開槍只能向天上開幾槍。不要怕鬧，有理由應該鬧，沒理由也鬧不長，鬧不出“一二九”來。我們過去也是鬧事出來的。

各部長、各省市要研究思想動向。過去忙於業務，不研究思想動向，是不好的，要改變。必須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不要學習國民党的辦法，××的辦法近乎國民黨。除非真正是反革命暴亂，才可使用武力對付。

我們要加強工作，改正缺點。要加強對工農商學兵的政治工作。現在大家都忙於業務，不搞政治工作是很危險的。××同志老出馬在大學作報告，大家都要出馬到學校作報告。重要的是學校和軍隊。有的說軍隊幹部政治思想衰退，這還得了？必須在增產節約和整風中好好整頓，把幹部意志振作起來。××學生要上北京請願，不讓來不好，來有好处，生活複雜一點好，不然太單調了，清一色麻將難打。

青年團要加強學校工作，工會要加強工廠工作。民主人士讓他們去批評，唱對台戲。批評不過兩種：對的，補我們的短處；錯的，越錯越好，上台一講就暴露了。梁漱溟、彭一湖、黃炎培也叫過，以後又檢討。章乃器批評我們統戰部，放手讓他們批評，一批評反倒把他們孤立了。民建會一斗，還給他們飯吃，部長還給他們當。錯誤犯的越大越有教育意義。不要怕他們批評，不要跟國民黨一樣怕批評。對批評要分別情況，有些採取主動，有些採取後發制人。又團結又鬥爭，這種鬥爭是長期的。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知識分子從鬥爭中取得益處，得到鍛煉。壞人坏事有兩面性，埋伏

着好的作用，很多同志弄不通這個道理，表現在選擇王明問題上。壞事包含好事，好事也包含壞事，出了事就認為不好，不加分析，是形而上學觀點。去年大勝利包含消極的東西，頭腦膨脹。

我們在建設時期，對階級鬥爭（是部分的）、人民內部鬥爭（是主要的）經驗不足。這是一門科學，應該很好地研究。一萬年以後也會有人鬧事，我們在三個五年計劃內要取得經驗。

法制問題。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肅反，一定要肯定成績。守法是守社會主義的法，不能破壞法制。法是勞動人民制定的，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保護生產力，保護經濟基礎，一定要守法。沒有完成肅反的繼續搞，一年完成。肅而不清的看來不少，要在事變中逐步肅清。肯定過去成績，給肅反幹部撐腰。民主人士罵讓他去罵，不能因為他罵就不敢動手了。敢于鬧事的人，改造過來可能是有用之材。徐茂功十二歲鬧事，以後作宰相。肅反中的錯誤要嚴肅批評。按照法制放手放腳，不要束手束腳。

爭取今年丰收，穩定人心。合作社可以鞏固，從初級社算起，五年鞏固下來。農業首先關係到五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非商品的產品很大，三分之二是自給經濟，五億人口自給，天下就穩定了。其次，是輕工業的原料市場。第三，農業大部分是工業市場，如化肥、農具、鐵路、幾乎全部公路，電力、煤炭、石油、大型水利、建築材料等重工業的市場主要在農村。美國沒有封建制度，市場廣大。第四，出口物資主要是農業，農產品變外匯，支援工業，農業即工業。第五，發展農業是國家積累的主要來源。所以要說服幹部到農村

去，要工业化就要搞农业。积累要搞出一个比例来。斯大林把积累搞多了反而影响工业。究竟比例多大，还需要研究。总之，要使合作社扩大再生产，能保証更多的积累，不能竭泽而漁。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搞經濟核算，利用作价（价值）法則計算成本。商品粮价格到一定时候提高百分之五。現在全国商品粮一千万斤，十二年要搞到五千万斤。商品粮增多了，如果价格太低誰还种地？我不是現在就要提价，但价格政策要研究。

合作社的积累一年比一年增多一点，但仍不能太多，讓农民吃飽一点。如果今年丰收，增产部門可多留公积金，丰收年多积累点，与歉收年平衡。

一切事情都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走路、开会、电波、声波、唱戏、說話和写字都是波浪式的。贊成學辯証法。

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結束語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

同志們：我沒有多少話要講了，有几点說一下。

批評的問題。这个問題剛才有人談到老干部批評的問題。还有人提到（在开小組会的时候），馬列主义能不能批評？馬列主义，这个馬克思主義是不是可以不規定为领导的思想，或叫指导思想？因为規定它为指导思想，使得有些人有点害怕。关于这个問題嘛，我們这个国家現在有个很大的改变。我是講由过去的那种領導，旧社会国民党、蒋介石那

么一种領導，改变为讓位于工人阶级為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为我們的国家制度。这个工人阶级為領導嘛，他就是有个党，現在还是有党派的时代。这个阶级，这个党有一种思想，就是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咯。那么，問題是他如何領導，他如何指导。并不是說要一切都进共产党，都相信共产党的道理，去講唯物辯証法的世界觀。这些东西，如講世界觀这个問題，只能夠是逐步的使人了解，开头是很少的人，以后多一点人，以后又多一点人，不能一下要求很多人相信，就是不能強迫人家相信这一点嘛！不能強迫人信什么东西，前天我說到了。精神上东西不能強迫人相信，也不能強迫人不相信。比如強迫人不信教这就不行咯，強迫人要信这种教不信那种教是不行的。強迫人相信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觀行不行呢？也是不行的。但是馬克思主义世界觀是在一天天发展。相信的人一天天更多一些。但是无论怎样，几十年之后，我相信总还有许多人不相信的，不相信那个世界觀。馬克思主义是无神論的，有神論者不信。甚至几十年，多少年后，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不信怎么办？原来就是在馬列主义領導里头應該安排的，就是應該認識有些人不相信，事实上或許如此，也只能如此。

能不能批評？馬克思主主义者是不怕批評的。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評倒他就沒有用，能够証明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馬克思主义如果还怕批評，那就不行了。所以不发生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評的問題。事实上唯心論他就批評馬克思主义，宗教界也就批評馬克思主义，有些人不說就是了。有些人把馬克思主义和宗教結合起来，說成与他那个宗教相合。老干部如果批評倒了，是該

批評的。你一批就倒嘛，你是紙糊的，棉扎的，紙糊棉扎風一吹就倒。應該是不怕批評的。所以这时候，提出怕批評，就是有弱点就是了。这个弱点有沒有？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應該批評，无论那种干部、政府，缺点、錯誤應該受批評的，并且成为习惯，人民政府成为习惯。批評就沒有事，批評对了当然很好，批評不对当然沒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嘛！人民範圍之內的事，人民是有批評的权利的，我們只把这个权利給反革命。宪法是應該实行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言論出版。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人說我講得不够。講得重这也是一种批評，前天沒大講這個問題，今天有朋友講到咯。什么叫長期？我一想這個問題答复比較容易，長期嘛就是你共产党有多長，他就有多長就是，照办就是了。共产党有多少寿命嘛，就是民主党派有多少寿命。今天郭老說我們这些人都要向他看齐，无党派寿命最長咯。共产党有一天要灭亡的，我們希望这一天不迟不早到来。大概太早不行，太迟了没有必要。凡发生的事物，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生的，因此都有他一定的寿命，共产党就是一个事物。如何监督？就是屬於批評，建議，用这些方法监督嘛。我們有各种机会嘛，比如今天就是机会，还有各种机会进行批評。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評。批評缺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經過批評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說，你又講大民主是不适于对付阶级敌人的。但是，又說可以罢工、罢課，岂不是自相矛盾嗎？这样一个問題，所謂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這是我們过去所做的，包括肃反中間的有些做法。現在有人建議不要大民主了，現在的作法已

經改了，現在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是老的。工商业改造也不民主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不是大民主，而是小民主咯。有些一个“小”字不够，再加一个“小”字，叫“小小”民主，就是和风細雨比較好。現在所講的就是那个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沒有，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工厂，那样的合作社，那样的学校，那样的商店，那样的机关，那样的單位怎么办？他任何民主都沒有，大民主沒有，小民主沒有，小小民主也沒有，橫直是官僚主义。一百年也不能解决問題，就是問題不得解决。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課，对这种反官僚主义我們如果不允許他，我看是不好的，應該允許他，虽然宪法上沒有罢工的条文。这并不是說我們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課，我們不提倡这个，我們提倡反对官僚主义，提倡人民範圍之內的使用批評的方法来解决。罢工算不算一种斗争？也算一种斗争。用批評斗争没有办法的时候，对严重的、頑固的官僚主义者，用这种办法是應該允許的。那么先生管不了学生怎么办？应该是有紀律的。无论工厂、学校、合作社、商店什么地方都應該有。我們这个民族，我們中国人民是有紀律的，是很守紀律的，問題是我們沒有进行工作，政治思想教育很缺乏，很多方面缺乏。官僚主义非常严重，有些地方，相当多的学校問題不得解决，沒有教育。紀律也应该进行教育，对年輕人，特別是学校里的年轻工人。工厂发生乱子，技术工人学校发生乱子，也是青年工人，他們懂得的事情不多，應該受教育，而我們教育沒有到。为了加強紀律，那么就应该进行教育，應該先生同学生打成一片，工厂厂長与工人打成一片，关心他們。这样来的时候，那么还有沒有罢工呢？凡是这样做

了，就不会罢工的。所以第一条是反对官僚主义；以后下面就是第二条咯，如果个别地方，局部地方，个别工厂，个别合作社，个别学校，官僚主义十分严重，这个时候，不問事實上有罢工，事實上有罢課，就是因为連小民主都沒有。在这样一种範圍內允許。有些地方的同志，回到各个地方，不要說北京开了会的，从此全国可以大罢工（笑声），全国可以大罢課，說是我說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們以军队为例，军队我們曾經进行过尖銳的批評，战士批評軍官，使軍官很難受，战士批評連長，干部会批評軍長師長。大批評以後，这个师長、这个軍長、这个連長，他的工作更好做了。战士們是拿着槍的，可以用這樣的批評方法，批評与自我批評，然后你就要檢討，你当个連長的要檢討你犯了錯誤。不能打人，官長不打士兵。军队这样做了，我們解放軍里头有很大的民主，为什么我們學校不能做？我們工厂不能做？我們合作社現在的时候，許多地方命令主义很严重。为什么我們机关不能做？是不是这样一做，天下就会造反，天下就会大亂？沒什么，軍隊沒有亂。还怎么打胜仗？那么打胜仗靠什么？一沒有原子弹，二沒有氫彈，洲际导弹一个也沒有，飞机也沒有，那个时候武器不如敌人，如何團結起来？就靠肃清官僚主义，減少官僚主义，跟羣众打成一片，走羣众路線。

至于要服从领导，工厂要服从厂長的領導、指揮，学生要服从先生的指揮，要有学习的紀律，但是先生与学生要打成一片，关心学生，解决学生問題。現在学校有許多問題还没有解决。比如課太多、学生負担太重。我看我們中国人民就是这样，要末一个字不認識叫文盲，要認識字一天給你堆

一大堆。所以講到这个罢工、罢課、游行示威、請愿這個事情，我們看作調整社会秩序的方法之一，一种补充方法。經常的方法應該是克服官僚主义、批評。但是如果办不到，用这种方法調整我們社会秩序作一种补充办法也是可以的，也是應該允許的，是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要見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敌人的情况。我們准备发行一个刊物“参考消息”，在座的大概都看到了，“参考消息”过去发多少？发二千份，現在准备扩大到三十万份一个大報紙，比如大公報他是发二千八百份，这个報紙发行比它大，有三十万份。由二千份准备扩大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級，就是要花錢买就是咯。凡是愿意購買这个刊物的，党内党外都可以看这个刊物，那么人們就要說替帝国主义出錢办報紙，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无条件地办報紙。我說這個話也可以这么講，那就是这么一件事。就是要把你罵我們的話，如何罵我們，你那里发生了亂子，登在报上，作为内部刊物，有三十万人可以看到。一份不止看一人，还不止。什么不得遺失，那个东西人家遺失了怎么办？那有什么要紧（笑）。（周总理：現在沒有了）沒有了？不要那么命令，就是要我們的人見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至于是不是受他的宣傳、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变成他們的人，我看也可能有一二个变。变一二个，我們中国人多，剛才馬寅老也講了六亿人口嘛，变那么几个有什么要紧。蔣委員長這個問題，蒋介石他講了許多東西，有許多著作、演說，聽說有这么長，我就贊成出全集，有人反对，出选集。这个当然不公开发行，公开发行行不行？現在還不好公开发行吧？圖書館里

头愿意买，愿意看看。你要研究历史，他是个历史人物，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反映，他的意识形态，蒋介石文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要批判那些东西，他的文章都没有读过，那怎么批判法？那是不是通通读了他的文章就要到台湾进他那个党呢？是不是有这个危险呢？我看没有这个危险。有那么几个人要去进也可以咯！这一条就是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那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更加懂得咯！为什么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这里头总有一些祸出来就是咯，要鸣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应该怎样看，我前天说了。不好的东西有另外一个作用，一方面是不好，一方面是好。毒草有他的好处，它不单是一个毒，我举了种牛痘的那个例子，这个细菌，病毒是坏东西，有时也有好的作用，他能使人产生免疫。

其他的东西还有什么？

比如匈牙利，有人批评我，说我讲得不够，没有讲清道理。匈牙利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什么错误那天也讲了一点，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我们也不太清楚。过去那个拉科西，那位同志干了些什么事情，也不太清楚。苏联许多东西我们也不太清楚，苏联比较好。拉科西那个时候搞得岂有此理。大概是这么几条，无非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那天我不是讲了吗？工业方针没有原料，没有销路，办大工厂，工人的薪水降低百分之二十，资本家简单的打倒，如讲我们的荣毅仁先生把他打倒，到申新九厂当工人，一个匈牙利事变一来，他就出来组织工人委员会，组织什么会？组织工人委员会。他就那么简单，简单明了（笑）。知识分子没有改造，根本不谈知识分子改造，于是乎裴多菲

俱乐部、记者协会、学生联合会就出来了。还有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没有群众跟反革命作斗争，而是少数人在那里斗，大批的真正的反革命没有受损伤，匈牙利来了大民主啦！这一次，大民主的时间不长，可是要恢复要多少时候呢？有人说要三年，他们自己讲，他们的人跟我们讲要有三年才能恢复过去十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一二个月的大民主。大民主好是好，可是要三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的大民主就减产一半。十月、十一月，十月减产一半，现在不晓得怎么样，多少恢复一点吧！所以还是搞小民主好。搞大民主，我们在座的人，相当多的人也受不了。是不是？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笑）？这是一种假设。就是讲有一个时期，比如讲条件没有具备，无非是粮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现在每一年增一千多万，你要他不增，很难讲，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嘛！必然王国还没有变自由王国咯！在这方面这个人类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那天我讲了，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人类总而言之要自己控制自己就是啦！有些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子，是不是搞成有计划的生产（笑）？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咯！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说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但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有一些办法。人民会不会有这个要求，还是我们主观的？人民是要求这个东西的，不是每个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农民要求这个，人口太

多了，家庭的，他要求节育。城市里头农村里头都有这个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适当的。鄒先生咯！嘿，你們兩個坐在一起了。（笑）

不要向科学家潑冷水。这一条好不好？我看好，不要潑冷水，科学家怎么能潑冷水？向科学家潑冷水那当然不好。一切家，別的家，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也不要潑冷水。科学家不要潑冷水，积极分子要他积极，有时候工作做得不好，我們也不要潑冷水，帮助他去改正錯誤。只有那个别的，极頑固的，无可救藥的分子另外处理，无可救藥的。科学家不要潑冷水。參觀科学院，今天郭老將了我一軍，这个恐怕没有办法，你既然將起我的軍来了，不然你已經封了我的封号叫官僚主义者。（笑）

單純技术观点抬頭的問題。同志們說了这样一个問題，說得好，應該教育我們的干部、科学家、技术人員、技术干部、学生們不要單純技术观点。技术观点是好的，應該有技术观点，沒有技术观点怎么搞技术？观点還沒有那有技术？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熱心，但是單純就不好咯！可以搞到替社会主义也可以服务，替資本主义也可以服务。因為我們現在希望我們的同志們，对于新的政治关心，对于新的大局关心，但是我們要做好我們的工作。这不能完全怪他們，這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有些东西他們不能接受，就是我們所謂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他就沒有兴趣来接受你这个东西，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沒有說服力，引不起他們的兴趣，所以應該改善我們这个政治工作。在学校里头，在科学硏究机关，在工厂，一切有科学技術人員存在的地方，学生們中間

加強并且改善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

关于邦有道怎么样。邦有道怎么样？貧且賤焉，恥也是這個問題。这个問題的确不是個別的問題，这是所謂安排問題。这有兩個問題，一个沒有安排有些人，一个是安排不适合。所謂不适当者就是有职无权沒有事做，或者就是安排的位置跟他那个學問才干不适合。人們承認邦有道，这个好，邦有道。邦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是什么东西？无非是社会主义嘛！辯証法嘛（笑）！貧且賤焉，貧就是薪水不够，賤就是沒有工作，大概是不要講他不注意劳动啦，沒有工作或者工作安排的不恰当，他是用孔夫子來批評我們（笑）。所以孔夫子有时还有用处，孔夫子（笑）。这是关于統一戰綫工作方面缺点的問題。这个缺点很多，中共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会，开一次中央全會專門討論統一戰綫方面的問題，希望各党派无党派的同志們关于这方面有所准备，提意見給我們，什么話直說。那一些人搜羅起來貧且賤焉的人多少，其人姓甚名誰，何方人氏。

还有我們有很多缺点，我們在前进中間有許多困难，但是不要忘記外國也有困难，比如講美國他有他的困难。《紅樓夢》里头著名人物王熙鳳有言：“大有大的难处。”因为人家跟她借錢，她就訴苦，“大有大的难处”。刘姥姥借錢，因为她这么一說，刘姥姥就冷了半截啦！的确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的事情并不那么好办，据我看，我看他經濟危机要來，經濟危机，英國、法國、西歐、自由世界、西方世界、西方国家，他內部矛盾很大，經濟危机要來，这个东西恐怕不可避免的。美国的月亮也不一定那么好，还是要證明。有时候他有那么几个原子弹，多了几斤鋼鐵，他現在強大，这

点要不要承認？要承認。我們罵他紙老虎，人們不了解，為什麼人家有那么多東西，我們說他紙老虎呢？就是說他這個東西是建立在不穩固的基礎上。誰人的基礎比較穩固？還是我們的基礎比較穩固，還是社會主義的基礎。社會主義陣營不那麼巩固，我們也有毛病，也有缺點，我們的人民對我們有許多的不滿意，我們的經濟還落後，文化還落後，整個社會主義跟他比較起來我們還落後，可是他們是建立在一個矛盾更大的基礎上的，不要忘記這一點。

最後，我這個講話，前天那個講話，有的地方補充一點，修改一點，今天講的同志們提了許多意見，這個東西不準備全部公开发表，因為有些問題比如講罷工罷課這個問題，一公开发表，那好吧，全國就罷起來吧（笑）！而我們的干部沒有準備，我們的同志沒有準備，地方來的同志開過會回去的時候，請你們要使他們有準備。現在這個事情我們好講，我們坐在这里好講，身當其衝的是他們，要使他們有準備，并且要適當，是局部的，若干個別的，是因為那種極端官僚主義長期不得解決問題，是指那些範圍。最後如果修改一下子，調整一下子，我講的這一篇，準備發到縣一級，黨內黨外都可以看到。幾天之後我們準備開一次宣傳教育會議，宣傳會議，宣傳工作，報紙的會議，準備跟他們再談一次。完了！（鼓掌）

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四月）

（思想問題討論時，毛主席插話，整理成五個問題。）

一、最高國務會議，宣傳會議以後，知識分子情況：緊張空氣比較緩和，黨外知識分子初步和我們接近起來，猶豫情緒比較開朗。報告不是萬靈藥，還要用各人的藥。要的東西不給他們，就處於被動，給了以後，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的。我們的辦法是先整自己，把黨整好，整得謙虛一些，講道理。現在的問題就不是我們的問題。知識分子左派向他們要民主（放），學生向教授要民主，那時就要求救於我們。我們一放，他們自己就鳴起來，我們一緊，就向我們要。

民主黨派，上海去年發展一萬一千多，他們內部的問題就多起來，只有無產階級不怕政變，錯了，就改。他們中間問題就多起來了。

我們要放，要硬着头皮，讓他們攻！攻一年。誰讓我們有教條主義！攻掉就好。攻得過火，就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共產黨要讓罵一下子，讓他們罵幾個月，我們想一想。陳毅同志三反時說：我們專政專了这么多年，讓人家罵一個星期也可以。問題是你傾盆大雨那樣向我們倒來，我們也會大吃一驚。有些知識分子還怕放長綫釣大魚。有人說，對。共產黨威信高，報上只要一二句話，風吹草動，就有人怕。黨外怕，黨內也怕。事情對，也要謙虛三分。壓力大，自己要懂。有人說放長綫釣大魚，也有一些道理。我們現在讓人批評，以後再去分析。知識分子象驚弓之鳥，一定要看，可能看二十年。黨內也看，例如治病救人，有人不相信，直到後來看了事實，才相信。要經過許多考驗，共產黨的政治要受考驗，領導者要受被領導者的考驗。過去知識分子為舊統治者服務，現在生產關係改變，沒有社會基礎了。知識分

子过去是寄托在封建、资本主义、个体生产制。知識分子出身哪个阶级，为哪个阶级服务。出身的阶级现在已破坏，吊在半空中，脚不踏实地。他們現在爬在我們的身上。工农通过共产党讓他們做事，讓他們吃饭。我們还要用十几年洗腦筋，办法是团结——批評——团结。他們想不要批評，說不出口来。現在有一千多万人悬在半空中，他們的腦筋是旧的，沒有什么可怕。吊在半空中，很需要我們伸出手去接一把，如果我們热情地伸出手去，可以快一些。大部分过来，就不那么簡單了。最欢迎变化的是无产阶级。农民最希望蒋介石、美帝、地主起变化，但不希望小私有制起变化。民主党派、知識分子看到文化革命来的太突然太急，也可能变。毛脫了皮，但魂还在旧的皮上，毛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他們常常魂魄不安。不变不会不安，不安是变的表現。有些知識分子的世界觀長期不可能改变。……考驗作家的世界觀，就是要考驗他們能否与工农打成一片，还是二片。下乡不能和农民說真話。党內的官僚主义者世界觀也成問題，脱离群众。他們贊成馬克思主義，又与群众格格不入，那是什么馬克思主义？社会上有一批人，唯恐天下不乱，有反共思想，主張打出去。改造要几十年，有些人到死不改，大部分可改。有那么一部分老頑固，到死不改。

二、一定要放。怕放是道理沒有講通，或沒有說服。这是有领导的反官僚主义。凡是不讓放，毫无准备，結果大放。我們主張放，最大乱处无非是乱一陣。为人民办事，人民还是不满意，有人想不通，苦恼得很。总有人不满意，有满意有不满意。比过去，他滿意，比將來或比現在好的那些人他又不满意。这种情况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如果都滿意了，我

們只要去睡觉好了。現在还没有放，怎么知道就要乱呢？过去阶级斗争，警惕性太高了，現在右一下子。一家独鳴了多少年，讓他乱一下子看看。明显的錯誤，长期不批評是不好的。草多可以用拖拉机，蒋介石不是草，三年就打倒。中国知識分子，百分之十懂馬克思主义，百分之八十是爱国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可見毒草只是少数，似毒非毒野草鮮花中間的是多数。这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个問題是新問題，干部还没有試过，試一試，試出味道来，顧慮就沒有了。就是沒有講清楚，人民还会反对共产党嗎？似毒非毒的是大多数，毒草是少数。

我不是鼓励人民鬧事，搞鬧事促进会。鬧事打办公室要处分。乱糟，偏有一点。現在是党外情緒高，过些时，党内情緒也会高起来，先低后高。

解决一些問題，取得了一些經驗。党的任何一条方針政策都是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驗的，應該讓干部去工作中試一試。

又怕又不怕，又高兴又不高兴，問題又解决又不解决，这就是辯証法。比如打仗，开始提心吊胆，越打下去越大胆，沒有几次路線錯誤，就不会現在这么好。好事多了，会驕傲，就会出坏事。苏联就是如此。王明錯誤大，沒有自我檢討，沒有威信。錯了，緊張一礼拜，檢討了，就好了，还有免疫作用。邓老对合作化問題，我想彻底攻他的。对干部帮助的办法，就是攻。最多失掉一票，不想提名我。

巴金說杂文难写。一、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风气。二、彻底唯物論者是不怕的。王熙鳳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馬。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大家应帮他，不帮忙

是站不住的。

魯迅墓搞个运动場有什么不好？陈其通、鐘惦棐代表兩個片面。我也是片面无忧論……可以变成循环論，但辯証法不是循环論。

片面性多了，就要出辯証法。这些人无非要我們倒霉，我們就想得更坏一点。現在好象右了一些，但說服羣众，不能用簡單化办法，对鬧事不是彻底解决。事情處理过分了，不行。誰說要牛鬼蛇神？是羣众要看。不能压，只有多演好戏。應該讓社会复杂一些，把重心放在科学上面。有人說开除鬧事学生比国民党还毒辣，我們應該比国民党高明一些，有一个国民党和我們比較，很好。他們是在掘坟墓，我們不要学国民党。阻止广东学生来京請愿，我至今也难受。国民党对人民專政，共产党講民主，这点應該清楚。有人拿專政的原子弹向人民的头上幌一幌，这是不好的。

三、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要改变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有人認為不是时候，与政治思想工作有矛盾。大規模政治斗争已基本結束，八大做了結論。这个方針提出正是时候。

党与非党之間有条溝，很深。我想是說沒有一条溝，沒有界綫是不好的，但不能成为一条溝，有溝，就脱离羣众。

上海工厂有千分之一，沒有万分之一鬧事。有百分之一就好了，可以清除官僚主义。

从党内到党外，党内党外一起講，戏就唱起来，这样，可以把許多人推上政治舞台。

《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報紙？要整一整。

有人感到左不行右不行，难办。知道难办就好，就会动腦筋，否則就只說專政，說集中（即压）。

党内要不要斗争？当然要斗争。农民年年鋤草。批評錯誤要有說服力，不能靠压，靠几篇文章不行，要以理服人，不要靠資格。

对敌講力量，对人民講理。沒有理，不是历史主义。地位多高，不行。要多学习，多研究。干部摆資格、講勢力是很危險的。

沒有民主党派行不行？不行。苏联就沒有，听不到反面意見。但打仗还是打胜了，也沒有杀知識分子。苏联不想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民主党派都是大知識分子，农工民主党并沒有农工，要給他們事做。

兩头團結，中間批評，沒有批評就是右傾。鐘惦棐文章出来很久沒有批評。

《文汇报》上批評要全面分析，这批評是有益的。

对民主党派人士要講真話，有缺点就說。当民主党派也有苦处，听不到，看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也可以講一些党的缺点。我們要打倒民主人士，他們就反起来。虛心学习，很有必要。

开了許多會議，不发消息。人民日报还是人民日报。

陈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党内同志，我就沒有羣众基础。

党内外应当有一条綫，不应当有一道牆。第一書記要經常接見党外人士，把底亮出来。誘敌深入，也可以講，不講是不民主。讓講又是誘敌深入，怎么办？要从六亿人口出发，我們野心要大一点。知識分子有五百万，要爭取他們。莫朴是宗派主义者，要交审 要审查党籍，为什么不要国画？他是搞丑术，不是搞美术。国民党还有国画。他是什么党？大概是第三个党吧！ 社会存在不能否認。社会存在有反革

命，我們就要肅反。民主範圍內的問題早已存在。火燒紅蓮寺也要採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怎麼行？江丰、莫朴搞辯証法，為什麼不要國畫？只搞單千戶？夫妻也要配對嘛！老干部要考慮，過去是一套辦法，現在要解決人民內部問題。

《新民報》看了幾張，不是黃色報紙，軟一點。不能領導科學，不要一下子頂回去，要請教，劉備還要請個諸葛亮。黨外人士講話是考慮過的。有時有錯誤，不要一下子頂回去，不要說死了。

四、關於幾個問題的認識問題。

范瑞娟文章有二百多封信反對，我看沒有黃色，天天上甘嶺，沒有我的丈夫怎麼辦？寫文章要有人逼，毛驥子沒有人騎不行。領導，選報，準備，說服力，有利，五個條件。这么多條件，只有說服力較具體，其他的都很难改，但不要教條主義。

對党的政策能否爭論？《人民日報》的文章誰都說對。陳其通等的文章就不對。我看每省办二個報紙比較好，一個黨外办，唱對台戲。

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總有些難辦的事情，不成堆也不行。上海六百萬人口，只有二百多××反對，可見是少數。報紙上也不能天天打氣。一年開幾次會，春夏秋冬。文教事業是教育人民的東西，要經常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電影廠有人說力爭香花，不出毒草。這精神不對，我們不怕出三分之一毒草，避免毒草是一句空話。

片面性。要求黨外都避免片面性，都成為辯証法專家，一萬年也是不可能的。上次我從自己說起過。工作做得好，做得不好，永遠存在。

知識分子入党問題。應該爭取三分之一到黨內來。民主黨派可以跨黨，領導人員不要入党。六年之內搞四分之一，三個五年計劃三分之二入党。今年爭取百分之十五入党，要穩步。今年如果不爭取一批知識分子入党，對社會主義不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爭取知識分子的方針，如果組織上關門，那是不相稱的。我們黨沒有大作家、大詩人、大教授，要招兵。過去辦不到，現在要努力。高爾基只讀二年書，孫中山也沒有受很高的教育，人是可以培養的。

教育上搖擺不定，有道理。沒有經驗，搖幾次，就不搖了。初中教材中，應當有歷史、地理、文物等等。過去中小學學外國文，應該學。初中課太多，可以砍掉三分之一。學校教課怎麼百家爭鳴？應以一個為主或幾個為主。

肅反檢查是查五五、五六年的，過去的不查了。

先進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矛盾，這句話不對。

節育問題。馬爾薩斯結論不對，可是人多是否一定要打仗？中國節育要看省份。江蘇人多，東北人少。婚姻法不要改，多勸說不要早婚。

一千年還有革命，我說過，但不一定。

一萬年后，生產關係總要改變。將來不叫國有化，是球有化的問題。

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好，就會被推翻。現在已有个別的鄉政府、支部。

五、領導問題

要改善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不與知識分子接近，是共產黨的責任。不怪宣傳部，要第一書記負責。第一書記不仅要抓思想領導，還要看文章，要看歷史、哲學、文學……

历史分期。人家鑼鼓喧天，第一書記什麼都沒有看，怎麼解決？有人說旁的事少干一些，抓思想工作。要看刊物，看文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養成習慣，慢慢就有興趣。黨內也要討論。討論沒有時間，不討論也會沒有時間。有人把“百家爭鳴”念成“爭鳴”。不懂要接接班。周瑜二十多歲，程普五十多歲，大敵當前，誰掛帥？搞文教工作要有文化。諸葛亮幼時不被重用，後來用了。那時能破格任用，現在為什麼不行？去年評級，有人意見很多。破格提升有很多阻礙。當兵的沒有文化，可難，可也要业余學習。現在是打另外一個仗。各級的將、校、尉官、兵要重新配備。各級干部要學會社會科學、文學、自然科學，不然，大將出馬，要了兩下子，槍杆就掉到地下去了。大學黨委會要改組，接受干部任務完了，現在可調出來，有个把留在校里搞搞事務，“百家爭鳴”不要去當校長。

要做宣傳工作，逼上梁山講，要到大學里去講，先與教師、學生談談。今天不講，明天不講，今年不講，明年不講，一萬年不講，怎麼行？

文教部長，宣傳部長，黨委書記都請去講，總比政治教員好一些。

定息問題。企業性質改變了，兩重性質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毛是附在無產階級身，但靈魂還在。定息搞短搞少，長期留一個口實，不合算。現在一年還一億，還十年，將來還一千万。他們不要求取消，我們就還下去。小的資產階級要摘帽子，不要，小的一摘，大的不安。最後總歸自動取消。

六億人口中有缺點的，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評，不對可

以不聽，對的要接受。反對肅反，反對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駁一駁。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孫大雨說人家是反革命，最好在報上登出來。胡風、鐵托的文章在報上發表，就脫離羣眾，這也是幫助的一種辦法，做政治工作要有一點辦法，不怕發表，要駁他。

各省要交流經驗，不要不相往來。

在上海市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同志們：你們好！

今年三月下旬，就是一百天以前，我在此同黨內的同志們講過一次話。那時我是來點火的。這一百天左右的時間內，時局有很大的變化，人民的覺悟有了相當大的提高。就是打了仗嘛。當時我們是料到這些事情的，我在此就講過，不過當時沒有講燒火這句話，而是說人家批評，我們要硬着头皮聽，聽一個時期以後，加以分析，加以答復，說的對的就接受，說的不對就加以批評。我們總要相信多數人是好人。全世界也好，中國六億人口也好，共產黨也好，共青團也好，民主黨派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工商界也好，學生也好，工人、農民也好（工人、農民是我們的基本羣眾），多數人都是好人。他們的心都是善良的，是誠實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別有用心的。所謂多數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譬如這一次，以學生來說，北京大學有七千多人，教授與學生一起，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

什么叫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百分之一，只有七十几个人。經常鬧得天翻地覆的始終只有五十几个人，还不到百分之一。他們組織小团体，什么“百花学社”、“爱智者学社”、“黑格尔——恩格斯学社”、“孔夫子——毛泽东学社”，后来觉得还是不大妥当，还是叫“百花学社”。学生的“领袖”叫譚天荣，現在是全国有名人物了。这回可出了些英雄！左派、右派都出了英雄。

放火燒身，可不容易。聽說我們这个地方有些人后悔了，沒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瘾。早知这么妙，何不大开放？讓那些毒草長出来，讓那些牛鬼蛇神出来，怕它干什么呢？那时，我們講不要怕，可是我們黨內有一些同志，如×××等，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怕天下大乱，就是沒有看見这个大局面，就是沒有估計到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他們是跟我們一块儿的，用不到怕。他們可以罵我們，但是他們不要打我們。他們用口罵但是不用拳头打。至于那些极少数的人，譬如剛才講北京大学学生中百分之一不到的右派骨干分子，另外还有百分之一至二跟他們拍拍掌，拥护他們的。教授、副教授中間，情况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是左派。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間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对这些中間派，我們不要怕。我們有一些同志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少数人怕天塌下来，就是河南的“杞人忧天”，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不怕天塌下来。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們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怕羣众是沒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小組長、班長、学校里的校長、教授、助教、講师、党委書記、党委委員、支部書記，包括我們在

內，都是领导人物。我們这些人，总有一点政治資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現在把火放起来燒，就是要把我們燒好。我們每个人都有点毛病，包括我在內。“人非圣賢，孰能无过？”所以要定期放火。以后我看至少是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个五年計劃里头至少放火燒二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头一鍛煉，不是就更好了嗎？我們不是講要鍛煉嗎？鍛是打鐵，鍊，是高爐里面鍊鐵，平爐里面鍊鋼，鍊出来的鋼还要鍛。那个汽錘可厉害！我在苏联看过三千吨的汽錘，一万吨的汽錘。我們这些人也要鍛煉。人人都說要鍛煉一番，平时講鍛煉舒服得很，“我有缺点，很想去鍛煉一下。”但真正要鍛煉，他就不干了。这一回應該鍛煉一番了。虽不是万吨汽錘，至少也有五千吨吧！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这是兩股风，一个是大多数好人的批評，我們是欢迎的，他們批評共产党的缺点，要共产党改。另外，有极少数的右派，他們是向我們进攻的。多数人的进攻是應該的，攻得对，这是一种鍛鍊。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來說，也是一种鍛鍊。真正講鍛煉，还是要感謝右派的进攻。对于我們党，对于广大羣众、各民主党派、青年学生、工人阶级、农民，右派对我们的教育最大。对这些右派，現在我們是“圍剿”，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他們是要打倒我們的。

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一个党怎么革得起来呢？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設是人民的事业。他們要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績，这是一。第二，走什么方向，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这个方向？第三，要搞社会主义，

誰來領導？是無產階級領導，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那麼多，先鋒隊是共產黨。資產階級也有一羣，它也組織政黨。是共產黨領導，還是右派領導？共產黨好不好？要不要？人民說要，右派說不要。我看在三個問題上進行一場大辯論，很好。革命對不對？建設對不對？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不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這是第一個問題。現在不是展開大辯論嗎？這個問題是沒有辯論過的。民主革命是經過長期的辯論的。民主革命從清朝的末年起經過辛亥革命，到反袁世凱；到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一直是在辯論的（抗日戰爭時，要不要抗日？也經過辯論的，一派人說不能抗，因為中國的槍不夠，這是唯武器論。另一派人說，不怕，還是人為主，武器不如人，我們還是可以打）。以後重慶談判，舊政協，南京的談判這都是辯論。蔣介石一刻都不停地要打，打的結果是他輸了。所以，那一場民主革命是經過辯論的，是經過長期精神準備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短促突擊。在六、七年之內，在社會制度方面的改革已基本上完成。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但還差。社會主義改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單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層建築，就是政府、政權機關，意識形態。譬如報紙是屬於意識形態的。有人說，報紙沒有階級性，報紙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這句話講得不对了，至少在這幾十年內，全世界帝國主義沒有消滅以前，這樣講是不好的。報紙以及別的東西，如哲學，各種意識形態，它們都是反映階級關係的。學校，教育事業，文學藝術，都是意識形態、上層建築。自然科學分兩部分，純自然科學，它是不分階級的，但是利用自然科學，誰利用自然科學，這是有階級

性的。北京大學“百花學社”的首領譚天榮，他就是物理系四年級學生。現在講物理學的人唯心論可多啦！一個中文系，一個歷史系，唯心論最多，辦報紙的唯心論也最多。你們不要以為只是這些，社會科學這一方面，哲學、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唯心論也多，而且自然科學里頭也有許多唯心論，他們的世界觀是唯心的。你要說水是什么東西構成的，那他是唯物論，水是兩種元素構成的，他是照實際情形辦事的。你講社會怎麼改造，共產黨怎麼整風，他就要灭掉共產黨。我們說要整好共產黨，他說要消滅共產黨。當時我們的政策是這樣的，就是只聽不說，在幾個星期內，硬着头皮，但把耳朵扯長一些，自己一句不說。我們也不通知黨委，也不通知支部書記，也不通知支部干事會，也不通知團委，讓他們混戰一場，各人自己打主意。清華大學黨委會內就有敵人，你這裡一開會，他就報告敵人了，叫做“起義”分子。共產黨員“起義”這一件事，兩方面都高興。北京大學學生黨員里頭崩潰了百分之五，團內崩潰得多一點，也許百分之十，或者還多一些。這些崩潰我說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潰了，我們高興就是了。那種資產階級思想，唯心論，鑽進共產黨、青年團，名為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反共產主義，或者是搖擺分子。他們“起義”，我們高興，不要我們清理，他自己跑出去了。敵人方面，亦很高興，我們把右派一包圍，事情就反過來了。許多跟右派有聯繫，但並非右派的人來揭露他，不是起義了嗎？還有一些右派也要起義的。現在右派不好混了。

·幾個月前我在我這裡講話，到今天不到一百天，時局起這

么大的变化。这个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斗争的性质是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这一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成分有没有？有，但是政治斗争占主要成分。思想斗争还有下一阶段，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也整风，经过思想斗争，提高一步，真正学习马列主义，真正的互相帮助。主观主义有没有？官僚主义有没有？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就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斗争还要个把月。右派分子尽是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不好办事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了。右派就是那么多。登得差不多了，以后就变成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七月，是反右派紧张的一个月，过了七月，到了八月，就要和风细雨了。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而我们是主张和风细雨的。他们说共产党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即使我们从前搞的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在内，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地前进的，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这个时候的右派，那里有一根草，他们都想抓了，因为他要沉下去了。现在他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以前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说和风细雨，天天下黄梅雨，秧苗爛掉了，粮食就没有了，就要闹灾，不如急风暴雨简便。现在是夏季，是暴雨天，到了八月，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可挖了。

我們中國历来受到兩方面的教育，正面的教育跟反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就是第一个大好“教員”。从前有清朝，有袁世凱，有北洋軍閥，以后有蒋介石，都是我們很好的“教員”。沒有他們，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單是共产党來當教員不够。我們有許多話，許多中間人士不听，要另搞一套。譬如“團結——批評——團結”，他就不听。譬如講肅反，成績是主要的，他又不听。譬如講民主集中制，他又不听。講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專政，他又不听。講要聯合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爱好和平的各國的人民，他又不听。还有一条，他特別不听，就是說“毒草要除掉”。牛鬼蛇神讓他出来，讓大家展覽，展覽之后，大家認為这些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長出来，就要鋤，农民每年都鋤草，鋤掉可以作肥料。這些話講過沒有呢？还不是講過嗎？可是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鋤草，就是跟它講話，可是草根本不听的，它明年还要長。鋤了一万年，一万年还要長，一万万年，年年要長草。認為毒草是我們，他自己是香花，因此，他并非被鋤掉，他就沒有想到他正是應該鋤的东西。

社会主义的急促，总路綫各方面都学习过，但沒有辯論，党内沒有辯論，社会上也沒有辯論，象牛吃草一样，先吃下去，然后慢慢再回头来嚼。我們的革命，在制度方面已經基本上改革过了，首先是經濟基础，就是生产資料的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就是权力机关，意识形态等；这些都基本上改了，但是沒有展开辯論。这回經過报纸，經過座谈会，經過大会，經過大字报展开辯論。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傳下去。你看孔夫子的《論語》傳下来了，《五經》、

《十三經》傳下來了，《二十四史》傳下來了，《十五貫》也傳下來了，大字報我看也要傳。譬如講，工厂里整風，我看用大字報好，越多越好。如果是一萬張，那是頭等，如果是五千張，就是二等，如果只有二千張，就是三等，如果稀稀拉拉的只有幾張，吃了等。大字報是沒有階級性的，等于語言沒有階級性。白話文沒有階級性，無產階級也講白話，資產階級也講白話。無產階級也有話劇，資產階級也有話劇，漢奸也有話劇，抗日時期也有話劇。無產階級可以用大字報，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大字報。我們相信多數人是站在無產階級這一邊的，因此，大字報這個工具，是有利於無產階級的，並不利於資產階級。一個時候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有利於資產階級。所謂一個時候，是二個星期、三個星期，只有那麼一點。所謂硬着头皮，也就是那麼二、三個星期，睡不着覺，吃不下飯。你不是講要鍛煉嗎？人生在世有幾個星期睡不着覺，吃不下飯就是鍛煉，並非真的把你送到高爐里去燒。有許多中間人士動搖一下，這也很好，動搖一下，他得到經驗。中間派的特點就是動搖，不然為什麼叫中間派？一頭是無產階級，另一頭是資產階級，還有許多中間派。二頭小，中間大，但是歸根結底中間派都是好人，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資產階級想爭取他們做同盟軍，一個時候有點象。無產階級想爭取他們做同盟軍，一個時候也有點象。中間派也批評我們，但是是好心的批評。右派的批評是借着這個事來搗亂，中間派就搞糊塗了。剛才講大字報，是方式的問題，是作戰的武器之一，象步槍、短槍、機關槍，是輕武器，象文汇报、光明日報，還有些別的報紙，是飛機大炮。光明日報、文汇报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過去他們不

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報紙，什麼是資產階級報紙；什麼叫社會主義報紙，什麼叫資本主義報紙，分不清楚。一個時候即使分得清楚，可是這些報紙的領導人要把它辦成一個資產階級報紙。他們仇恨無產階級報紙，仇恨社會主義報紙。一個學校把學生引導到社會主義方向，還是把學生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工商界還是把這些工商業者（大、中、小資本家）引向無產階級方向，還是把他們引向資產階級方向？要不要改造？有人非常害怕這個改造，說改造就有那麼一陣自卑感，越改造越自卑。我看不應該這麼解釋。應該是越改造越自尊，應該說是自尊感，因為他們有覺悟，才要改造。有些人，自認為有很高的階級覺悟，認為自己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無產階級，要按照他們的面貌來改造這個世界，而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面目來改造。我看多數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願意改造的，當然，中間要經過躊躇、考慮，不斷猶豫、搖擺的過程。越改造他就越覺得要改造。共產黨整風就是改造。將來還要整風，三年一整，五年再整。你說整了這一次風就不整了，難道整了這次風，就沒有官僚主義了？只要過了二、三年，他都忘記了，官僚主義又來了。人就是容易忘記，所以過了一個時候還要整。資產階級，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難道就不要整風？不要改造？你說不要改造，調個名字，叫整風也可以。現在各民主黨派不在整風嗎？整個社會整風，為什麼不好？

現在民主黨派是整路線問題，整資產階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我看整得對了。共產黨不是路線問題，而是作风問題。民主黨派現在作风問題在其次，主要的是走那一条路，是走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陳仁炳、彭文應、陸詒、孙

大雨那條路線，還是走什麼路線？首先要把这个問題搞清楚。這三個問題要搞清楚：革命的成績，建設的成績問題，幾億人民做的事，究竟做得好不好？將來的方向，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要走社會主義的話，那末要受哪一個党的领导？还是要章、羅同盟來領導，还是要共產黨來領導？來它一個大辯論，把路線搞清楚。共產黨內也有一個路線問題，就是那些“起義分子”。那些“起義分子”是共產黨、青年團里的右派，對他們來說這是個路線問題。教條主義現在不是個路線問題，因為他沒有形成路線，我們歷史上有一次教條主義是形成路線的，因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綱領。現在的教條主義沒有形成制度、政策、綱領，它是有那麼一些硬性的东西，現在打上一錘子，火這麼一燒，它也軟了一點。各個機關里頭、學校里頭、工廠里頭不是在講下樓嗎？不要國民黨作風，老爺習氣，合作社主任下田同羣眾一起耕田，工廠的廠長、黨委書記到車間里頭去，這樣官僚主義就大為減少。出大字報、開會，開座談會，把應該改正的，應該批評的問題，分類來解決。再學點馬克思主義，提高一步。

我們中國民族，是個好民族。這個民族是很講道理的，很熱情的，很聰明的，很勇敢的。我們希望造成這麼一種局面，就是既集中統一，又是生動活潑，有民主，又有集中；有自由，又有紀律。兩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要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講話。應該提倡講，應該生動活潑。對大多數人是言者無罪，不管你怎樣尖銳，怎樣痛罵一陣，也沒有罪，不受整，不給穿“小鞋”。“小鞋”要給右派穿。不要怕羣眾，要跟羣眾在一起。你們游泳不游

水？只要一百天，每天一小時，不斷地搞，你本来一點不會游水的，保證你學會游水，一不要先生，也不要那個橡皮圈，有了橡皮圈就學不會。人民就象水一樣的，打譬喻，領導者從各級小組長起一直到我們這些同志，就是象游水的人一樣，不要離開水，不要逆那個水，你要順那個水，順着水性。不要去罵羣眾，羣眾是不能罵的。不要和羣眾對立，總要跟羣眾在一道。羣眾也可能犯錯誤，犯錯誤的時候，要好好的講，他不聽，你就等一下，有了機會再講，就是不要離開他。等於我們游泳不要離開水，不要逆水，要順着水性。

智慧都是從羣眾那裡來的。我历来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認為老子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農民算什麼？你說這些阿斗，又不認得幾個字。可是決定問題的，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勞動者，是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一部份，就是工人階級決定問題。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知識分子？還是知識分子領導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沒有別的路。我說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是上海一個資本家講的，我是引申他的話。他講的跟我講的意思不同。他說自己的東西都交出去了，公私合營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還說我是資本家？還說我是剝削者？知識分子從舊社會中來，就是吃五張皮的飯。過去知識分子的毛，是附在這五張皮上面：帝國主義所有制、封建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有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小生產所有制。過去或者附在前三張皮上，或者附在後兩張皮上，現在是“皮之不存”，皮沒有了，帝國主義跑了，東西都拿過來了，封建主義打倒了，土地歸農

民，現在归合作社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了；小生产（农民、手工业者）所有制現在也改变了，变为集体所有制了，虽然現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尤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時間更要長些，因为这五張皮影响着这些資本家，影响着这些知識分子，他們腦筋里老是記着那些东西，做夢也記着。旧軌道过来的人，就是留恋那个旧生活习惯，这是人之常情。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要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識分子是无产阶级請的先生，可是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要教資本主义，讓你吃饭拿薪水，那工人阶级是不干的。知識分子已經丧失了社会經濟基础，也就是那五張皮沒有了，現在他除非落在新皮上。現在有些知識分子在天上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飞。五張皮沒有了，老家回不去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我們現在在劝中間状态的人，中間状态的人應該觉悟，尾巴不應該翹得太高。你的知識是有限的，是知識分子，又不是知識分子，叫半知識分子比較妥当。因为你的那個知識只有那么多，講起大道理来你就犯錯誤。你那么多的知識，为什么犯錯誤？为什么动摇？“牆上一顆草，风吹兩邊倒，”你为什么动摇？現在不去講右派的知識分子，那是根本錯誤的。中間派知識分子也犯錯誤，他犯的錯誤就是动

搖，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時候迷失方向，头脑不清醒，可見知識不太好。在这个方面知識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他一看就知道。孙大雨这一套东西，他一看就知道不对，只要談三句話，他就知道不对，用不到写这么長的文章。你看誰的知識高？还是那个不識字的人知識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是要听无产阶级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們这些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計，就非問他們不可，就非到各个地方去跑一跑，跟他們談一談，看此事能行不能行，跟他們商量，以及跟他們接近的干部商量，就要到地方上来。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它沒有原料，原料都是工人、农民那里拿去的，都是地方拿去的。中共中央是一个加工厂，就是把这些原料制造好，制造不好就要犯錯誤。知識的来源，是出于羣众，归根到底是羣众路線四个字。什么叫真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羣众路線。就是講不要脱离羣众，象魚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孙大雨那些人怎么办？打他几棍子是很必要的，你不打几棍子他就裝死。追一下，攻一下，攻他几下，是必要的。攻得他想回头，切实地攻，使得他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爭取他們。因为他們还是知識分子，而且是大知識分子，这样的人爭取过来是有用的，多少可以做点事情。而且他們这一回又帮了大忙，給我們当了“教員”，教育了人民。他們是以反面的方法，从反面教育了我們。我們并不准备把他們拋到黃浦江里，还是要治病救人。也許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他不愿意过来那末也好，那就帶到棺材里头去。孙大雨現在多少年紀？算他活一百岁，还有五十年他堅决不改，頑固得很，这个堡壘攻不破，也就算了。

尽攻他，我們沒有那么多的氣力。我們現在要辦事，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麼了得。有那麼一部分人不肯改，就讓他帶到棺材裏面去見閻王，他可以跟閻王說“我可是有骨氣，我是‘五張皮’的堅持者，我跟這些王八蛋、共產黨、中國人左翼、同廣大羣眾作過鬥爭，要我檢討，我都抵抗過來了。”可是現在陰間的閻王也改了，閻王第一個是馬克思，第二個是恩格斯，第三個是列寧。現在分兩個地獄，資本主義世界地獄是老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地獄就是這些人當閻王。我看這些人到閻王那裡也是要挨整的。

講得多了，不講了。謝謝你們聽我這個講話。

在八屆三中全会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

中國兩次革命，在民主革命時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义思想只是在黨內作鬥爭。當時有兩條道路，解放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社會主義革命是滅絕階級。滅絕剝削，是無產階級革命。說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主要矛盾，我認為在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

一九五三年在財經會議上提總路綫，開始還不敢在全黨宣傳，先講到縣一級。五三年底在政協上講開了，跟着宣傳部起草了一個總路綱宣傳提綱。三年半以來，給資產階級以嚴重打擊，對個體經濟也給了打擊。因此反映到八大決議上說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基本上解決了，這句話也沒有錯，基本解決不等於完全解決。政權問題解決了，所有制

問題基本上解決了，但經濟上和政治上沒有完全解決。

在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民主黨派中的右派，一部分富裕中農，站在人民中反對人民。那時不是完全看得那麼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看到（那時還是提了改造）。當時他們服服貼貼，所以說基本解決了。今天強調這個矛盾是因為他們要造反。到今年青島會議時就看清楚了，提出了城市和農村還有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沒有熄滅，這次右派分子瘋狂進攻，就應說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的。但策略上還是按青島文件上那樣講的好，到會的人曉得主要次要就行了。很長時間不講了，如果現在加上去，鬧得天翻地覆，這不好。現在應再按青島的講法說它三個月。

工人中也有資產階級思想，黨內的三大主義也挂在資產階級帳上。兩條道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暫時不在報上講。講了有無可能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沖淡了？另外是內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任白戈講的，可以從理論上寫這個問題。

勞動人民內部的關係——黨羣關係、干羣關係、個人與集體、青年與老年、工人內部等矛盾，是大量的東西，突然提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矛盾是主要的，是否會影響鳴放？也不一定，但是要影響勞動人民內部吵架。

人民有兩部分，一部分剝削過人，一部分沒有剝削過人。受資產階級影響，一部分人少，一部分人多。過幾百年後就不能再挂在資產階級帳上，那就是進步與落後的鬥爭。大規模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矛盾基本解決，說的是政治制度和所有制問題。但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政治勢力的問題大

量的还没有解决。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唯心主义，也是上层建筑，也得解决。

去年資本家敲鑼打鼓之后，馬上提出反对資產階級，說不出口，不得人心，于我不利。以后鳴起来了，就好办了，取得經驗就好办了。我們提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他們就放出来了。过去資產階級是服服貼貼，現在是大吵大鬧。我們只提鳴放，右派提大鳴大放。我們說在文学艺术和学术上鳴放，他們要发展到政治上。今年共产党与右派合作找出一个好办法，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論，找到一个比較适合的形式。在延安我們沒有这样大的胆子，沒有經驗，沒有禁止，也沒有放。社会主义革命，我們沒有干过，沒有經驗，這次大鳴大放增加了我們的經驗。將來还是要鳴放的。百花齐放不包括反革命在內。一年一放还会放出来。把人民当敌人压是很危險的。論人民内部矛盾正是防止采取压服的办法。

第一条，在过渡时期肯定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与无产阶级矛盾。

第二条，在一定时期內在報紙上不講，繼續宣傳兩条道路的斗争，不加这两个字，免得引起許多麻烦。

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目前正在大鳴大放大辯論中解决，一提起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將影响整改。

人民内部包括三个阶级：无产阶级，資產阶级，小資产阶级。阶级矛盾存在这三部分人中，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有区别。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說是非对抗性的，与資產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中心問題是三部分人之間的矛盾。其中有一部分是暗藏对抗的，如和章伯鈞等的矛盾就是对抗性的矛盾。对待这

种对抗性的矛盾是采取剝削政策，每年剝一点，今年剝了一筍皮，但是剝不完。有兩年不宣傳社会主义就出来了，以后还要剝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沒有錯誤，但是沒有青島的一篇就不够。現在主要問題不是封建殘余、帝国主义殘余（矛盾还是存在的）。湖南捉了七千地富，誰也不說話，但捉一个章伯鈞就有問題。社会主义革命，是資產阶级、小資產阶级問題。資產阶级、資產阶级知識分子，連家屬三千万，是大問題。工人阶级三口人家，最多四千万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資產阶级、資產阶级知識分子，上层小資產阶级（农村是富裕中农）。資產阶级及資產阶级知識分子都有左派，大量是中間派，右翼只有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教育問題，批評問題。我們所提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資本家还有公民权。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說是反帝反封建了，但帝国主义和封建勢力的殘余是資產阶级右派的同盟軍，所以地主愛文汇报，是反社会主义的。

右派分子現在六万（一作五万），將來頂多十五万到二十万，其中可以分化，應該去分化。如对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自然科学家、学者、能分化出来更好，要对他们进行工作。对一部分人批評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現在明确：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主要（或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資產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解决了，但沒有完全解决。地富反坏贊成資本主义，剝削人的人贊成資本主义，也是資產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兩条道路斗争是經過長期斗争来解决的。“主要”和“基本”是一个意思。

八大決議說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

之間的矛盾，講道理不能这样講。現在矛盾，將來也还是要矛盾的，到合作社都改为国营农場发薪水的时候，也还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由兩部分組成：公有制、集体制，將來二者也要发生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基本适合，也有不完全适合的地方，还有缺点，講完全适合不对。斯大林提完全适合，就出了問題（報告第十四頁）。宗教这种意識形态就不适合社会主义，但是还要修庙，修庙是为了达到毀庙的目的。为什么說大体适合呢？因为可以发展生产力。印度搞五年，增加了三十万吨鋼，我們增加四百万吨。我們的制度不阻碍生产力发展。几十年后集体与国营的矛盾解决了，还会有新的矛盾。到共产主义，价值法則不要了，軍队不要了，当然也要国际环境許可。八大決議这句话，馬、恩、列沒講过，但也沒有害处。意思是要赶快发展生产，充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質基础，只是沒有講清楚，帶語病的性質，沒有認真的講清矛盾，是比外国、比將來，这句话現在也不必改，現在可不談这个問題。列寧講过苏維埃政权与落后的技术有矛盾，現在不講，以后解釋清楚就行了。严格地講，說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不适合当然是不对的，我們恰好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生产力。許多经济学家說我們的制度与生产力有矛盾，說社会主义制度落后于生产力，这种說法不好。

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現在整风找出了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大鳴，大放，

大爭，大辯，大字报，这一套。在羣众中間創造了这么一个方式。这个方式跟历史上有所區別的。在延安那一次整风，也有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們不敢推行，恐怕也是有点怕。后头有一个三查三整。三查是查历史，查工作，查思想，三整是整什么我忘記了。那个时候我們新华社社長范長江就下不了台，整了他兩个月，然后才翻身。因为发动了羣众，三反中間有多少个部長下不了樓，后头我們摆了梯子才接下來。从前軍队里头，在战争时期，依靠战士們，依靠当地人民，沒有那个地方发餉，沒有那个制造枪炮的工厂，就只好依靠羣众，所以長期以来，軍队、地方都形成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整個革命时期，就沒有現在这个大放，大鳴，大爭，大辯，大字报。三反五反沒有搞大字报，三查三整沒有大字报。再上去，延安那个时候出了一点大字报，我們也沒有提倡，这是什么理由？我想或者是我们这些人那个时候蠢一点吧？恐怕还有客觀原因，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鳴，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銳，内部又这么大吵，那就不好了。現在就不同了，那样的阶级斗争已經过去了，基本上結束了，全国和平了，所以才出現了这样一个东西，找到了这么一个形式。这种革命的內容，它要找到这种形式的。現在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建設。而一找到了这种形式，就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虽然有几怕，主要是兩怕：一个就是怕亂。你們怕不怕亂？你們胆子那么大？我就不那么十分相信。因為我們有許多人也是怕亂的，你說我一点也不怕亂呀？各民主党派是不是也有一点怕亂？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厂長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長的，当党委書記的，这一放出来，火一燒，怎么